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person in a dark, long robe standing on a large, craggy rock formation in the foreground. The person is looking out over a wide, misty river or valley. The cliffs on either side are rendered with textured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brown, orange, and grey.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majestic.

我瘦了
長了
的
牙
齦

馬陽
著



文学

53

我瘦瘦长长的身影

马阳 著

大将出版社



大将出版品第296种

文学
53

我瘦瘦长长的身影

作 者：马 阳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 人：傅兴汉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副总编辑：刘艺婉

出 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dajiang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8年3月25日

定 价：RM 15.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马阳, 1938-

[Wo shou shou chang chang de shen ying]

我瘦瘦长长的身影 / 马阳著

（千秋文学；53）

ISBN 978-983-3941-27-8

1. Chinese poetry--Malaysia. 2. Malaysian poetry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1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序一

发扬归侨爱国情操

◎ 陈凯希

常听老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表面看来，这是不错的。当你深一层想，你就发现：出生在乡村的孩子，从小就是在天生天养的环境中长大；出生在战乱的孩子，从小就在逃难避祸的境况里求存。在不同环境下，成长过程不同，将来的成败则依靠个人的努力与客观因素。

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是个争取民主、自由、独立的年代，风云际会，我们有幸都躬逢其盛。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马阳毅然决然回返中国，孜孜不倦地从事诗歌创作，探求、钻研渊博精深的中国文化，数十年如一日的磨砺，累积了丰富的底蕴，再以锤炼的笔力，终于完成了长逾二千八百行的经典之作《我瘦瘦长长的身影》。

马阳采用了一再转换的特写镜头，将历史上的人物通过铺叙的方法，扼要地传达要旨；一圈一圈地忽古忽今，既有政治事件又有华工血泪史……有如泣如诉的哀

歌，有金戈铁马的扑击；有针砭时弊的诤言，有缕述史实的回顾；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期盼，有归国华侨的心路历程的表述。

马阳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返回中国，亲身经历了中国几次惊天动地的变化，从文革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经过感悟、反思，深深体现了一个从海外归来的赤子依然赤胆忠心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他说：“太阳把我的身影撑得瘦瘦长长 / 长成一条龙游走在异邦 / 故国还远隔重洋 / 眼前依旧云水苍茫 / 风涛澎湃 / 溅我多少夜思梦想。”

他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人类新世纪正在启航 / 不排除大洋掀起空前的‘海啸’ / 把一切的一切全都涤荡 / 连同我这小小的寓所。”世界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将欣然迎向漫天巨浪”。

马阳决定不收稿费和版权费，委托我出版他的《我瘦瘦长长的身影》，并决定将盈余作为赞助大马出版进步书籍工作，我感谢他关心大马出版事业的一番诚意，愿尽棉力玉成善举，是为序。

序二

喜读马阳先生的长诗

◎ 雁翼

瘦瘦长长的身影
育成了胖胖的大诗
楚辞的狂思
汉赋的痴情
融合进几百年岁月
组织一部华侨生命史
有血有泪
有恨有爱
更有拍天拍地的豪气
苦恋祖国母亲

马阳先生寄来他的新作《我瘦瘦长长的身影》，在诗坛乱而浅的今天，他写出了豪情惊世的正气长诗，这是中国诗坛之幸，故留下十句读后感。

2007年2月10日

关于长诗《我瘦瘦长长的 身影》的说帖

◎ 马阳

关于二千八百多行长诗《我瘦瘦长长的身影》的创作、发表、反响，似乎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偶然现象，但冷静想想，却又觉得是“水到渠成”、“百川归海”、“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我是利用接送小孙子上幼儿园的“业余时间”，在一个月之内写出初稿的。真有点诗情澎湃，一气呵成的感觉。没作什么修改，我就把诗稿投给了一个应征“签约作家”的机构；不久这机构来了电话，说“语言非常流畅”，并预祝我成功。但后来送到北京“权威人物”终评时，我却落选了，中选的是排在我后边的一首“现代气味”很浓的描写“当地题材”的东西，令该机构力荐力推我的人士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大有为我打抱不平之势。“转型期”的中国文场，已经和官场商场没多大区别了，内中乾坤，不足为外人道，也不敢向外人道。只嗅“铜臭”，不闻书香，你还能拿他们怎样？

毕竟悠悠五千年文明的泱泱神州，尽管诗坛一时杂乱无章、乌烟瘴气，还是有智者识者。广东对外交流的一家最大侨刊的主编，读到我的诗稿，大喜，随即大胆拍板，答应用两期篇幅发完。2006年《华夏侨讯》秋季号以九页才发一半，主管侨界文宣工作的一位领导，便在归侨文化界的一个年会上赞扬了《我瘦瘦长长的身影》，可见官场亦有醒者发出的清音。等到《华夏侨讯》冬季号出版不久，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即要去我的手稿收藏。

新华社《瞭望》周刊一位记者推荐给1950、60年代的著名诗人雁翼先生，没想雁老前辈竟一连来了两封信，诸多赞词，令我汗颜。他说“一口气读完了长诗，很振奋”、“一个清醒的人，写了一首清醒的诗，情丰而思深，为了中国诗的发展，谢谢你了”、“这样的诗应该让更多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建议你尽快出版”；雁老还以诗的形式写了一首“读后感”《喜读马阳先生的长诗》：“瘦瘦长长的身影 / 育成了胖胖的大诗 / 楚辞的狂思 / 汉赋的痴情 / 融合进几百年岁月 / 组织一部华侨生命史 / 有血有泪 / 有恨有爱 / 更有拍天拍地的豪气 / 苦恋祖国母亲”。他在注释里更说：“马阳先生寄来他的新作《我瘦瘦长长的身影》，在诗坛乱而浅的今天，他写出了豪情惊世的正气长诗，这是中国诗坛之幸，故留下十句读后感。”

我不认识雁翼先生，但早年读过他的诗作，知道他是50年代中国著名五大青年诗人之一，其他四位是李瑛、严阵、梁上泉、张永枚。我是在《瞭望》周刊记者介绍下，把长诗寄给雁老的。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以八十岁的高龄，竟“一口气读完”用新五号字体发表的拙作。我明白雁老的良苦用心，他是要借对我的“赞扬”，来表达他对当前中国诗坛“脏乱差”的极度不满。雁老在“读后感”的署名处，还盖上了一枚大红篆刻印章，以示庄重严肃。我以一个晚辈的虔诚之心，给雁老回信，除了衷心感谢外，还表示如果激情尚在，身体也可以，我将奋余勇，再涂鸦一部类似“大中华之歌”那样的东西，不问成败，不求什么“惊世传世”，只愿能报答前辈的殷切期待。

有一位重点大学哲学系出身的朋友对我说，长诗是“积五十年人生经验知识激情的总爆发”。他是不弄文的中层年青干部，但并不妨碍他敏锐的眼光对“诗性诗质”的深刻领悟。的确，从1956年杏影先生在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风》发表我的处女作《我出生的地方》，到《我瘦瘦长长的身影》的问世，整整过去半个世纪了。长河滔滔，诗路漫漫，理想何曾泯灭了？只是人生苦短，事业未成，不胜感慨！

想当年，我是在那些风雨长夜，躲在“新村”亚答屋煤油灯的昏黄光下，捧读着艾青诗集，由杏影先生搀

扶着，一步一步地走上马新华文诗坛的。没有深深感动于艾青的“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写不出《我出生的地方》。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马来半岛风雨如磐的胶林甘榜，太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凋蔽破败的农村了，感情思想的强烈共鸣，才能激发命运与共的诗情。也许正是杏影先生闻到了我这来自胶林芭野的华族中学生浑身散发的“泥土气息”，才会格外“开恩”，用大半版《文风》篇幅发表我第一首五百多行的长诗《吡叻河岸的恋歌》。他对于更早起步的高宁也特别“开恩”，在《文风》上破天荒连载高宁的长诗《黎明的海岸》。有论客却不顾“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出于意识形态和投机的一己之私，指责高宁的诗作是艾青诗艺的“拙劣模仿抄袭”。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半个世纪“鸡鸣风雨”的马华诗坛，问题再也清楚不过了，惟有高宁的几首长诗比较真实地动情地反映了新马反殖反帝的历史事件，不乏杜甫“诗史”的韵味。而这，正是高宁不被时间淹没的历史价值。

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一再在接见中外记者和讲演中引用艾青的“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什么叫快乐 / 去问开化的大地 / 去问解冻的河流”等诗句，更加凸显了“诗言志”、“文载道”的汉语诗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的深刻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对于海内外汉语诗艺在新时期的发展，不啻为带有方向性指标性的宣示。

马新华文诗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传承发展，也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如有“马来亚田间”之誉的铁戈，在出版著名诗集《在旗下》不久，即遭英军“鬼怪式战机”炸死于柔佛居銮南峇山大芭里；陷入殖民傀儡牢狱之灾十年之久的吴岸，才成就了他那深沉壮阔的风格，才写出《我何曾睡着》、《历史》、《达邦树礼赞》等传颂一时的代表作。吴岸的“达邦树”和茅盾的“白杨树”一样，都是反帝反殖民族英雄的象征。但有“伪现代”论客，却把它贬为仅仅是婆罗洲原始莽林神秘的猎奇“写真”，粉饰表象，以阉割深层深刻的“诗性”。

我在给丁云获奖长篇小说《赤道惊蛰》写的序言里，说他在“雕刻历史传说”。他着力描写的“能在原始大森林里飞来飞去的刀枪不入”的“现代传奇人物”，在“新村”居民的口中传得神乎其神，令我十分仰慕。当年我在胶林芭野讨生活时，没缘得睹这些人物的风采，不能不是终生遗憾。我仿佛又听到历史老人的声声叮咛：谁能留下这部传奇的“诗帖”，便成马新华文文学的不朽经典！

杏影先生常常惊喜于从热带雨林捎来的信息，视为大时代最壮美的跫音。正是怀着这种沉甸甸的历史情结，守护着《文风》的一颗颗诗心，才劳累成疾，而英

年早逝于任上。即使人类社会真的进入“全球化”的“和谐世界”了，杏影先生也还是我们华族心念的“文化先驱”，因为他为华族华社“护根育根”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曾在许多美文中一再告诫我们：“要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写好书”，其良苦用心就是要我们华族人人自觉地夯实文化根基，失去了文化根基，那就失去了整个民族，就算富得流油，也是西方的附庸。

诗路自古多风雨，人生长途，有缘得“先驱”教诲，那是“三生有幸”。听说佛门想修成正果，首先要有“慧根”。吴岸曾说，我们都出自杏影“门下”。是杏影的“慧眼”发现了我们的“慧根”吗？其实每个华族子弟华社成员都有“慧根”，只要不惟西方“马首是瞻”，“慧根”紧系“族根”，整个华族华社便能修成辉耀千秋的正果。

吴岸歌吟的“达邦树”，我悼喻杏影的“耶罗东”，它们伟岸挺拔，坚韧不摧，表里如一的精神风貌，让我想起黄帝陵、孔庙、岳庙高薄云天、荫披千年的苍松古柏。我多次在热带雷暴的电光石火中，得见高出林莽、傲视大野的耶罗东树，被雷火劈断，轰然倒下。然而，第二年雨季来临，烙上灰黑火印的半截树身，又长出翠绿翠绿的枝叶，永续那生生不息的壮歌。有超越五千年的“慧根”，哪怕再遭万劫不复，也可与日月共存同荣。

当年奔忙于赤道烈日下，我爱歇脚在耶罗东树的巨大浓荫下乘凉。仰望高入苍穹的树梢，有归巢或离巢的山鹰在翱翔。思绪飞越，一眨眼便过去了半个世纪。是耶罗东树硕长的浓荫启迪我的灵感，每天我在烈日下奔忙的时候，太阳常常把我的身影撵得瘦瘦长长，瘦瘦长长的身影不就像一条龙吗？游走在异邦的龙不就是海外千万华侨华人最生动最具美感的意象吗？这就构建了我长诗的起句“太阳把我的身影撵得瘦瘦长长，长一条龙游走在异邦”，从而激发了我的诗情与豪气。

可以说，我诗路漫漫得道于耶罗东树梦里梦外的形影相随。种芭人都说，耶罗东树被雷火烧枯了，也百年不倒；倒了，也百年不朽。这我信，小时候就看到祖父辈在胶林芭野寻找那些倒伏在地上的，已经长满青苔的硕大树干，用巴冷刀削去青苔，再用钢锯锯成两米长的树筒，然后又以钢占开成二寸厚的木板，亚答屋的墙壁就是用这些木板钉成的，可以抵御虎豹熊豺的袭击。但是，从锯断到占开成木板，其过程异常艰辛。这种看似腐朽的树干之硬度，往往出乎意料，或弄断锯齿，或夹着钢锯动弹不得，或钢占砸弯。其褐红色的木纹，散发出一种芳香的气味，令人精神振奋，这就是耶罗东。我就出生在耶罗东木板作墙的亚答屋里，母亲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她梦见从高高的椰树上落下一颗红彤彤的椰子。母亲是十三岁就“过番”的童养媳，文盲，

但会唱“客家山歌”，姓曹，她的远祖会不会和曹植有关系呢？即使有，那吟诗的“捷才”，经历了悠悠千载，遗传的基因也被稀释得所剩无几了。半个世纪过去，我仍涂鸦着“平庸之作”，便是最好的明证。

二千八百多行的《我瘦瘦长长的身影》，不按“一二三四”或“1 2 3 4”的一般分段结构抒写，而取“一气呵成”的格局走笔，这思路源自艾青创作于抗战期间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百多行的诗作，就靠开头的关键起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依循着诗人激情的波流和抒写的对象，而把关键起句分别安插在诗中，使整首诗“浑然一体”，令读者生发一种“一气呵成”的酣畅淋漓的审美快感。拙作的起句是“太阳把我的身影撵得瘦瘦长长 / 长一条龙游走在异邦”，随着激情的澎湃奔涌，落结在一波一波涌进的诗行中，读来便有一种大江东去的滔滔之势。这大概就是雁翼先生说的，“拍天拍地的豪气”吧！中华民族的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文天祥、龚自珍、毛泽东、艾青等，哪一位不豪气干云、正气凛然？只有仰西方鼻息、惟西方马首是瞻，把当今中国诗坛搞得乌烟瘴气的“伪现代”孱头们，才会推崇邪气、妖气、鬼气和霸气，炮制“鬼画符”来愚弄老实善良的读者大众。

没想到长诗会在海外先出版发行，我并不希望“出

口转内销”，但毕竟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是“一气呵成”呵得急，从头看了一遍，总觉得意未尽，情未了，最后补充了两百多行，才算定了稿。诗仙是“白发三千丈”，我是“长诗三千行”，不敢攀附，只博一笑。

这么拉拉杂杂说来，难免有点自谦、自信，甚至自夸，但从不自卑、自暴、自弃。即使“文革”前夕，在大学遭批判“只专不红，狂妄自大”，被乐姓系主任拍桌大骂：“蒋明元，你在海外就有一套资产阶级文艺思想，57年你就是学生大右派！”我也还是“夹着尾巴”自爱、自强、自勉地默默做人，不失爱国侨生的本色。如果今天文学创作有点成绩的话，我特别要感谢在那次大批判中因不积极发言，而受到乐姓系主任训斥的刚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分配来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我写作课的曹鼎、孙绍振两位老师，以及满口鲁迅家乡绍兴话、狂草板书的文学概论课的张艺声老师，还有极有表情地朗诵鲁迅《狂人日记》的现代文选课的白勤铮老师。当然我更要感激马来西亚吉隆坡海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陈凯希先生，有了他弘扬中华文化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拙作在马来西亚的出版发行才成为现实。作为一名成功的儒商，承蒙他给拙作写序，更是增光不少。

至于封面题字、封面画创作和摄影则多得著名华侨

史学家兼《华夏》杂志主编余思伟、著名山水画家李东川，以及摄影家云大峰的挚诚相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忱。永记不忘的还有广州三联印务公司的李良旭总经理。未曾下海，也没炒股，无以大发，位卑言微的一介书生，只能奉上一片“玉壶冰心”，一杯“桃花潭水”，想前辈友朋也会笑纳的吧！

2007年7月8日于广州

